

兰朵朵 著

一曲情错迷茫的深宫恋歌
一生血泪萧瑟的爱恨纠葛

令妃传

LINGFEI
ZHUAN

之 庶女夺宫 大结局

乾隆最爱皇妃的后宫生存史

一经步入后宫，想生存的唯一法则就是——踩在他人的尸体之上。

紫禁城里的一切，远比所想的残酷，由一男人生，由一男人毁，
若想终老一生，必得破釜沉舟，刀光剑影中，谁能笑到最后？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金妃传

之庶女夺宫

兰朵朵

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令妃传之庶女夺宫 / 兰朵朵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11
ISBN 978-7-5502-1181-0

I. ①令… II. ①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78085号

令妃传之庶女夺宫

作 者：兰朵朵
选题策划：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：史 媛
封面设计：胡椒设计
版式设计：刘艳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351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19印张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181-0
定价：29.8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010-82069000

CONTENTS

目录

- 第一章 五年／001
- 第二章 回宫／016
- 第三章 永瑄／030
- 第四章 节外生枝／045
- 第五章 欲加之罪／059
- 第六章 交锋／075
- 第七章 忻嫔／090
- 第八章 穆黛／104
- 第九章 花无百日红／119
- 第十章 回疆贵女／137
- 第十一章 祸不单行／153
- 第十二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／167
- 第十三章 喋血惊变／179
- 第十四章 暗潮汹涌／194
- 第十五章 大火／208
- 第十六章 替死鬼／223
- 第十七章 请君入瓮／236
- 第十八章 万念俱灰／251
- 第十九章 善恶终有报／265
- 第二十章 此生无悔／280

第一章

五年

日落黄昏，天边的晚霞映照在官道旁的大树上，泛起一片金色的光芒，余晖之中，几辆马车缓缓地驶着。

“小姐，今日天气真好，好暖和，外头真美。”小丫头伸手撩起了马车一侧的小帘子，看着车外，脸上溢满了笑意。

马车内坐着一位少女，她身着淡粉色锦缎旗装，外头罩着一件素锦披风，领口上镶嵌着白色的狐狸毛，将她的脸映衬得更加白暂无瑕，少女梳着很是简单的发髻，只是发髻上戴的皆是不俗之物。

听了小丫头的话，少女轻轻拢了拢额前的细发，笑着道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！”

“黄昏又如何？奴婢也喜欢！”小丫头娇声笑道。

少女闻言，哑然失笑。坐在少女身边的老妇人却有些嗔怪地看着小丫头：“芜儿，你这丫头，不懂就不要胡说，煞风景！”

“嬷嬷！”唤作芜儿的丫头不依了，拽着老嬷嬷的胳膊摇晃着。

少女看着她们，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：有她们在身边，似乎被家人强行带去江南养病也是不错的。

“小姐真美！”芜儿呆呆地笑了。

少女闻言，脸上不禁泛起了一抹红晕。“俏丽若三春之桃，清素若九秋之菊”，说的便是她这样的女子。

“小姐，前面有人晕倒在了路边！”就在此时，一个管家打扮的中年人跑到马车旁禀道。

“什么？”少女闻言脸色微变，对身边的老嬷嬷道，“苏嬷嬷，快去瞧瞧。”

“是，小姐！”苏嬷嬷应了一声，立即下了马车。

片刻之后，苏嬷嬷回来禀道：“小姐，人没事，只是晕了过去，且那女子有了身

孕，也不知是否动了胎气！”

少女略微沉吟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把她抬上马车，到前面的小镇找个大夫瞧瞧！”

“是，小姐！”苏嬷嬷轻轻颌首，便吩咐了下去。

等魏凝儿醒来时，已是深夜了，守在她身边的小丫鬟见她醒了，立即跑去隔壁找苏嬷嬷。

“这位夫人，你醒了？可有哪里不适？”苏嬷嬷走进来，柔声问道。

“你们？”魏凝儿微微一惊。

“我们在路边发现你晕倒了，小姐吩咐我们将你救起，这里是小镇上的客栈。”苏嬷嬷很是耐心地说道。

“我的孩子！”魏凝儿猛地摸了摸肚子，直到确定孩子还在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你放心。大夫说了，你只是劳累过度，你腹中的孩子并无大碍！”苏嬷嬷笑道。

“谢谢！”魏凝儿红着眼眶道。

“夫人不必客气，不知夫人如何称呼？”苏嬷嬷略带试探地问道。

魏凝儿身上穿的衣服，是大阿哥命小夏子给她准备的。从宫里逃出来后，她与冰若上了马车便穿上了这身苏绣旗装，尽管由于逃命划破了一些，上面也满是污垢，却也能看出这衣裳的贵重，因此苏嬷嬷才断定她是有些不凡的。

“我……”魏凝儿沉吟了片刻才道，“我乃富察氏，我的夫家姓黄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黄夫人与我们小姐一般，也是满洲贵族出身！”苏嬷嬷闻言笑了。

“是，家里出了一些事儿，不得已带着下人们离开京城，没承想在山里遭遇了劫匪，才落得这样的下场！”魏凝儿说到此想起胡世杰三人来，不禁热泪盈眶。

“大山里异常危险，还是走官道安全，不知黄夫人可否要奴婢禀明小姐，派人送你回京？”苏嬷嬷笑道。

魏凝儿闻言一怔，傅恒与若研皆随驾西巡了，和敬公主亦然，她如今即便回京城了，又能找谁？回魏府吗？只怕此时的魏府早就被秘密控制起来了。入宫？那更是自投罗网吧。

天下之大，一时竟没有她的容身之地，想到此，魏凝儿轻轻摇头，哽咽道：“不必了。”

“我们小姐要去江南，小姐说了，若是方便，便送您一程！”苏嬷嬷说到此脸上的笑意更深了，她家小姐一向心善。

“如此便有劳小姐了！”魏凝儿也无去处，思前想后，便拿定了主意，等身子养好了再作打算，想到此，魏凝儿笑道：“不知您如何称呼？”

“黄夫人不必多礼，叫我苏嬷嬷便是！”苏嬷嬷笑道。

魏凝儿轻轻颌首，笑道：“苏嬷嬷，敢问小姐是哪家的小姐？”

“是戴佳氏的小姐，不过……我们家大人去年过世了！”苏嬷嬷说到此不禁有些

神伤。

魏凝儿脑中灵光一闪：“可是前任直隶总督那苏图大人？”

苏嬷嬷闻言，猛地抬起头看着她，眼中满是诧异，却还是点了点头：“夫人倒是见识颇高！”

原来是他！魏凝儿心中更为震惊，那苏图是先帝时的重臣，皇帝继位后仍旧予以重任，所担任的皆是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。魏凝儿记得，乾隆十年，她与皇帝一道微服私访时，便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府见过那苏图，没承想，今日救她的竟然是那苏图的女儿。

“倒不是我见识高，只不过我的母家乃是富察氏，与孝贤皇后娘娘是远亲，平日我也去富察府拜访，因而知道一些事儿！”魏凝儿笑道。

苏嬷嬷闻言，眼前一亮，却也曾多说了，笑道：“时辰不早了，黄夫人早些歇着吧，有事便唤外头的小丫鬟！”

“有劳苏嬷嬷！”魏凝儿看着她离去后，心中稍稍平静了一些，兴许是太累了，渐渐睡了过去。

三月初六，皇帝西巡回銮，到了紫禁城已是午后了，皇帝下了龙辇后便不顾一切地往延禧宫而来。

此时的延禧宫中一片死寂，皇帝踉跄着走进了配殿，看着停放在正中的棺木，几日来心中那一丝希望也猛然间破碎了。

“凝儿……”皇帝眼中一片赤红，上前便欲推开棺木，却被吴书来死死地抱住了。

“皇上，您不能看啊，皇上，奴才听收敛尸骨的人说，娘娘被烧得浑身焦黑，完全看不出样子来了！”吴书来泣声道。

皇帝却一脚将吴书来踹开，推开了棺木，当他看清里面的尸身后，对身后的一众奴才喝道：“还有一具尸身呢？冰若在哪儿？”

众人被吓得不轻，立即带皇帝去了。

“吴书来，朕就知道她没有死，朕就知道！”皇帝从宫女房中走出来后，一把拽着吴书来喊道。

看着皇帝赤红的眼中闪动着泪光，吴书来怔住了，半晌才使劲地点头：“是，是！”

“凝儿有孩子了，可这两具尸身都很正常，吴书来，再派人来验验。”皇帝有些激动地吼道。

“是，皇上！”吴书来立即派了小太监去。

约莫一个时辰过后，皇帝终于确定两具尸身皆不是魏凝儿，此时他也想起来自打回宫之后便不见鄂宁与胡世杰的影子，派人去寻后，才知自从延禧宫大火后，养心殿众人再也未曾见过鄂宁与胡世杰。

此时离延禧宫寝殿被烧毁已过了半月有余，几乎寻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，但令人意想不到的，皇帝竟然确定两具尸身皆不是令妃，还派人大肆搜宫。

“皇帝，你如何确定死的人不是令妃？”太后有些吃惊地问道。

“皇额娘，朕临走前看了凝儿，她那时候已有六个月的身孕，如今都七个月有余了，两具尸身却没有一个是有身孕的，由此，朕断定是有人想害凝儿，故意纵火，这两具尸身都是冒名的，也不知凝儿到底在哪儿，可否平安？”皇帝说到此，只觉得一阵撕心裂肺的痛从心中蔓延到四肢五骸。

他身为九五之尊，竟然保护不了心爱的人与他们的孩子，害得他们遭受了这样的罪。

“这……她有孩子了？！”太后也是一怔，随即又道，“果真如皇帝所说，那尸骨不是令妃，那她会不会出宫了？”

“出宫？”皇帝闻言浑身一震，“即便她出宫也是为了保命，是谁……是谁逼得她如此？朕派了鄂宁与胡世杰等人保护她，如今他们都没了人影，一定是出了大事！”皇帝说到此眼中一片血红。

“皇帝，冷静！”太后心中升起了不祥的预感，这样暴躁的皇帝她从未见到过，直觉告诉她，宫中将会掀起一阵血雨腥风。

“朕……势必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！”皇帝说罢已快步往延禧宫外走去。

“皇帝！”太后看着皇帝远去的背影，脸上满是担忧，“也不知是福是祸啊！”

“娘娘，令妃娘娘是被皇上下旨禁足的，如今却出了意外，皇上自然不能释怀，而且令妃娘娘有了身孕，孩子再过两个月就要临盆了。若令妃娘娘有个好歹，皇上不仅失去了她，也失去了素未谋面的孩子，心中的痛可想而知！”绿沫柔声道。

太后闻言心中一痛：“早知如此，哀家当初也不该执意要皇帝处罚令妃了！”

“娘娘您也不要自责，为今之计便是找出意图谋害令妃娘娘与皇嗣之人，寻找令妃娘娘的下落。那些人竟然趁着主子们都不在，便在宫中下毒手，还火烧延禧宫，简直是十恶不赦！”绿沫适时说道。

太后闻言，脸色越发阴沉，对绿沫道：“摆驾翊坤宫！”

“是，娘娘！”绿沫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

翊坤宫中，皇贵妃正焦急地在寝殿内来回走动，紫烟从外头走进来，恭声道：“娘娘，太后驾到！”

皇贵妃闻言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随即与紫烟一道迎了出去。

“太后万福金安！”皇贵妃行了个万福，笑道。

太后却阴沉着脸，对身边的众人道：“你们退下！”

“是！”一众奴才立即退了下去。

“太后，令妃的事儿如何了？”皇贵妃低声问道。

太后坐在椅子上冷冷地看着皇贵妃，也不作答，半晌才沉声道：“哀家问你，你老实回答哀家，是不是你派人杀令妃？”

皇贵妃闻言猛地跪了下去，颤声道：“太后，臣妾冤枉，臣妾可从未想过要杀任何人，更何况这些日子以来，臣妾一直伺候在您和皇上身边，今日才回到了京城，即便臣妾要害她，也不可能啊！”

太后闻言，脸色微微好转：“不是便好。敏若，你给哀家记住了，宫中可以争宠，可以不择手段，但……哀家绝不允许任何人谋害皇嗣！若是被哀家知道这事是你做的，即便你是哀家的外甥女，哀家也绝对不会轻饶你！”

皇贵妃不明白太后为何突然说起皇嗣的事儿来，忍不住试探道：“娘娘，令妃她有身孕了？”

“是！”太后此时心乱如麻，不愿多说，带着绿沫等人离去了。

皇贵妃心中却一片骇然，令妃有身孕了，那两具尸身自然不能骗过皇帝。想到此，皇贵妃低声在紫烟耳边吩咐了几句。

“娘娘放心，奴婢这就去办！”紫烟应了一声这才离去了。

一连几日，宫中难以平静，各宫皆有奴才被送入慎刑司严加审问，进去的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，众奴才人人自危。

三月九日，皇帝下了密旨将宫中几位侍卫统领带走，与他们一道被抓走的还有几位镇守宫门的参领。

三月十日，宫中侍卫被撤换了半数不止，皇帝在朝堂之上斥责了和亲王，责备其在皇帝西巡期间留守京中时玩忽职守，罪大恶极。和亲王吓得跪地求饶。诸多大臣皆因为其求情，而被皇帝训斥。

面对皇帝的盛怒，和亲王与他额娘贵太妃母子俩整整在养心殿外跪了一天一夜，皇帝在太后的劝说下才赦免了和亲王，命其闭门思过。

三月十一日，皇帝下旨重修延禧宫寝殿，并下旨令妃在大火中受了重伤需静养，免去令妃晨昏定省，暂居承乾宫静养。

宫中众嫔妃听闻后，皆惊讶得合不拢嘴，随即急忙赶往承乾宫。

“众位娘娘，皇上有旨，在延禧宫修缮好之前，令妃娘娘居承乾宫静养，众位娘娘就不必探视了。”承乾宫门口，小易子带着一众奴才将闻讯赶来的后宫众人拦在了门外。

“既然是皇上的旨意，众位姐妹便散了吧！”皇贵妃柔声笑道。

“小易子，烦劳你通禀一声，就说本宫想见令妃妹妹！”嘉贵妃却有些不死心，她想知道，到底出了何事。

“启禀贵妃娘娘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任何人都不许去看望我家娘娘，请贵妃娘娘恕

罪！”小易子恭声道歉。

“这……”嘉贵妃正欲说些什么，却见陆云惜从承乾宫内走了出来，她身后还跟着一群奴才，手里皆拿着包袱。

“这是……”嘉贵妃微微一愣。

“启禀娘娘，令妃娘娘需要静养，皇上下旨让嫔妾暂离承乾宫去娘娘的永寿宫居住，待令妃娘娘回了延禧宫，嫔妾再回承乾宫！”陆云惜深吸一口气说道。

嘉贵妃闻言，只得点了点头，带着陆云惜一道离去了。

到了永寿宫，嘉贵妃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陆妹妹，你可曾瞧清楚了，那是不是令妃妹妹？”

“到底出了何事？”纯贵妃也忙不迭地问道。

愉妃却看着陆云惜默不作声。

陆云惜脸上渐渐升起了一抹凝重之色：“几位姐姐，她进来时我远远地看了，因蒙着面纱看不真切，但……一举一动和令妃相差甚远！”

“这么说真是冒充的。皇上到底要做什么？”纯贵妃深吸一口气说道。

嘉贵妃却猛地瘫倒在椅子上，颤声道：“令妃妹妹真的不见了！”

“是！”陆云惜斩钉截铁地说道，“那不是她！”

“皇上找人冒充令妃妹妹，定是想趁机堵住悠悠之口，然后派人在宫外寻找！”愉妃突然说道。

“是啊，皇上一定是这样的意思，皇上那么喜欢凝儿，一定不会放弃的，皇上这么做是给她保住了名分、保住了一切，只等着找到她，只等着延禧宫迎回真正的主人。”陆云惜甚为激动道。

“那是否还能找到她？”嘉贵妃六神无主地问道。

“能，当然能！凝儿吉人自有天相，我相信皇上一定会找到她的！”陆云惜仿佛是在安慰自个儿与众人一般，无比肯定地说道。

过了两日，太贵妃病重，太后下旨将尚在闭门思过的和亲王宣入宫中侍疾。

天色尚早，皇贵妃带着亲自熬制的参汤前往慈宁宫给太后请安，太后却吩咐她将参汤送去给寿康宫的太贵妃。

皇贵妃给太贵妃问了安，又嘘寒问暖的，伺候她喝了参汤后才告退了。

见她离去了，和亲王便从太贵妃的寝殿中走了出去，在两人事先约好的地方碰面。

“弘昼，皇上他到底知道了什么？”皇贵妃一见他便急声问道。

和亲王正色道：“你放心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“那他为何如此对你？”皇贵妃却还不放心。

和亲王闻言，低声道：“只因延禧宫寝殿被大火烧毁那一日，我将留守在京城

一众大小官员都请去了王府喝酒，包括宫里的侍卫统领与京城各大城门的守卫参领，这是犯大忌的事儿，弄不好会被人说成谋反大罪！”和亲王说到此微微一顿，“往后我必须更加小心了。敏若，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。你放心，此次出手的皆是我的心腹，而且他们已被皇帝杀了，死人是不会说出秘密的，追杀令妃的更是我多年来养的死士，那鄂宁被打落山崖，胡世杰被乱箭射死，令妃更是被逼跳入了深涧之中，虽然未曾找到尸身，但……从那儿掉下去的人只会有一个结局——粉身碎骨！”

皇贵妃闻言，终于安心了，笑道：“弘昼，谢谢你！”

和亲王轻轻摇首道：“我说过，会尽所能帮你。但如今也不能掉以轻心，虽然延禧宫大火后，所有的蛛丝马迹已被我的人抹去了，可……也难保皇兄会有所察觉，你一定要盯紧了！”

“你放心！”皇贵妃颌首，随即离开了寿康宫。

令妃一事所造成的波涛尚未平息，三月十五日，宫中传来大阿哥病危的消息，等皇帝与太后赶去时，大阿哥已然病逝。

突如其来的一切让皇帝备受打击，心痛欲裂，看着躺在床上再也没有气息的儿子，他前所未有的感到后悔，但是为时已晚。

自从孝贤皇后仙逝，他斥责了永璜，永璜便一蹶不振，这两年来郁郁寡欢，去年年底大病，他也未曾来看望永璜一眼，没承想如今便再也看不见了。

连番的打击让皇帝小病了一场，在病中下旨追封大阿哥为定亲王。

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二，皇帝下旨册封娴皇贵妃为皇后，并昭告天下。

魏凝儿得知皇贵妃被册封为皇后时，已是八月二十日。

“小姐救命之恩，有生之年我必当报答！”魏凝儿看着戴佳依兰，微微欠身道。

“黄夫人不必多礼，保重！”戴佳依兰还礼笑道。

“告辞了！”魏凝儿说罢转身离去。

乾隆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，魏凝儿抱着出生刚刚四个月的孩子离开了戴家在苏州的别院。

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日，总督那苏图之女戴佳氏入宫诏封为嫔，备受皇帝与太后的喜爱。乾隆十九年四月，太后下旨册封戴佳氏为忻嫔。

江南的雨季又不约而至了，一如那江南的女子般，温柔而多情。蒙蒙细雨之中，胡世杰负手立于船头，一袭淡青色的长衫衬托得他身形更为修长挺拔，船还未靠岸，他便飞身掠过水面上岸了。

当初他虽被乱箭射中，但所幸未曾伤及要害，因此捡了一条命，当他回宫后得知魏凝儿失踪了，便向皇帝请旨离开皇宫寻找魏凝儿。

这四年多来，他从北方一路寻到了南方，最终在江南之地停留下来，仔细寻找。

从去年皇帝派人送来的密旨中得知，忻嫔戴佳氏在四年多以前曾救过一名怀有身孕的女子，十有八九便是凝儿，想到此，胡世杰的脸上渐渐有了凝重之色。

去年到现在，他几乎走遍了苏杭的每处地方，却始终没有发现魏凝儿的踪迹，心中升起的希望一点点破灭了。

看着眼前并不算雄伟的城墙，胡世杰抬起头来，“淳安县”三个大字映入眼底，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往城门口走去。

守城门的官差手里拿着一张画像，凡是入城、出城的女子皆要仔细查问。

胡世杰脸上渐渐露出了一丝苦笑，这四年来，他走过的地方，大到州府，小到县、镇，都会看到这样的一幕。

皇帝在魏凝儿失踪后便下密旨寻找她，还专门派了官员秘密负责，可即便如此，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她。

凝儿，你到底在哪儿？胡世杰眺望着人来人往的大街，心中满是苦闷与不甘。

他怕，怕魏凝儿真的出了意外，否则……为何四年来都没有找到她？

皇帝动用了整个天下的力量竟然都找不到她，不祥的预感在胡世杰心中无限地扩大着。

胡世杰穿梭在淳安县的大街小巷之中，虽然他知道，想要找到魏凝儿比登天还难，但……依旧有着一丝期盼。

巷子里时不时有孩子们在追逐、打闹，有两个孩子一边呼救一边跑了过来，从胡世杰身旁蹿了出去，后头有个比他们小上许多的孩子追了上来，那孩子脸上满是灰尘，但眼睛却格外明亮，胡世杰怔了怔，一股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下意识地拦住了这孩子。

“放开……”孩子却猛地一口咬在了他的手腕上，趁着胡世杰吃痛不备时，从他胳膊下钻了过去。

“你们别跑，把额娘给我做的梅子糕还给我！”孩子一边跑一边喊着，略带稚嫩的嗓音中满是怒气。

胡世杰看着手腕上一排整齐的牙印，不由得笑了，那孩子虽然看上去四五岁，但力气可不小，还有股子狠劲儿。

胡世杰顿了顿，还是朝着孩子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，转过巷子后，却发现没有了孩子的踪迹，他只得慢慢往前走去，在每户人家外都驻足一会儿。

“永瑄，你怎么又弄得这般脏，额娘不是告诉你了，不许和别人打架，为何总是……”

这声音……胡世杰微微一顿，下一刻，心便狂跳不止，上前几步便推开了院子的门。

突然传来的声响让院子里一大一小两人皆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。

“凝儿，真的是你！”胡世杰看着魏凝儿，竟有些不敢相信，他真的找到了她。

“文昊哥，你还活着！”魏凝儿看着立在门口的胡世杰，忍不住掉下泪来。

“是。我还活着，侥幸捡了一条命！”胡世杰激动得眼眶都发红了。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……文昊哥，你还活着，鄂宁和冰若呢？他们是否还活着？”魏凝儿含着泪问道。

“鄂宁没事，早就回宫了，现如今他已不是侍卫，去年便出仕为官了，至于冰若……我们没有找到她！”胡世杰说到此微微有些黯然。

“没有找到吗？”魏凝儿只觉得心中一痛，原本升起希望刹那间破灭了，不过，三个人中有两个活了下来，这便是上天的恩赐了。

“凝儿，你为何不回宫？这几年来，皇上一直派人找你。”胡世杰说到此微微一顿，看着魏凝儿的脸，不禁一怔，“你的脸？”

“没事，为了躲开不必要的麻烦，脸上这道疤是我自个儿画上去的，假的！”魏凝儿有些不自然地笑道。

“没事就好，你为何不回宫？”胡世杰柔声问道。

“文昊哥……当年看着你们三个为了保护我一个送了命，我又怎么敢不珍惜你们用性命给我换来的一线生机。我……真恨自己没用，不仅保护不了自己，连自己身边的人也保护不了，回宫……我简直不敢去想，等待我的会是什么？入宫多年来，我真的累了……即便皇上对我宠爱有加，可我依旧被人迫害，无法将自己的生死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我过够了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，我不想和她们去争、去夺，而且……我有了永瑄，他是我拼了命，经历了九死一生才生下来的孩子，我只想带着我的孩子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求大富大贵，一辈子平安就好！”魏凝儿说到此，抱着孩子，泣不成声。

“你……”胡世杰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才好。

“额娘……”小人儿笨拙地用小手想要抹掉她脸上的泪水，却发现越来越多，小嘴一扁，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。

“永瑄乖，额娘与叔叔有话要说，你进屋去，额娘给你做了好吃的！”魏凝儿柔声哄道。

“好！”永瑄轻轻点了点头，很乖巧地进去了。

“文昊哥，皇上那么爱皇后娘娘，可皇后娘娘生的两位阿哥都先后夭折了，大阿哥当初那样意气风发，却因皇上一句话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，继而郁郁寡欢，病死了……皇位之争历来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我不想让我的永瑄回到那个地方，不想他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”四年来的安稳日子，已经让她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在她看来，做个平凡的老百姓比在宫里当皇妃快活、自在多了。

为了养活孩子，原本女红很差的她和左邻右舍的大娘们学刺绣，帮人浆洗衣物，不

知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如今早已能去绣庄谋生计了。虽然日子清苦了一些，可她却很安心，这里没有迫害、没有算计、没有纷争，有的只是她和孩子快乐的回忆。

“你真的不回宫了？”胡世杰怔了怔，才问道。

“是！”魏凝儿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皇上呢？”胡世杰沉吟片刻后才问道。

“皇上……”魏凝儿浑身一震，颤声道，“我……文昊哥，皇上对我很好，好到我这几年来做梦都会梦到他，日日夜夜都会想念他。但是，他是皇帝，即便他再喜爱我，也有厌弃的一日，韶华易逝、红颜易老，如今的我不再是当年的我了，文昊哥，我二十七岁了。宫里最不缺的便是女人，有人慢慢老去，便有新入宫，皇上总会有他宠爱的人，比如……忻嫔戴佳氏，当初她救过我，她是位心地善良、才貌兼备的女子。”

胡世杰闻言，深吸一口气道：“凝儿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在宫外也是很危险的，而且皇上对你一直念念不忘，否则也不会派人四处寻你！”

魏凝儿轻轻摇头：“即便皇上心中还有我，但……四年多的岁月足够让很多东西慢慢变淡，就比如他对我的喜爱，兴许早已所剩无几，他依旧寻找我，或许是为了宽慰他自个儿的心吧。”

胡世杰听她如此说，心中也泛起了无尽的苦涩。

“文昊哥，你不必劝我了，乌拉那拉氏已经成了皇后，如今的她不仅有了皇子，还有了公主，早已坐稳了后位，以她的狠辣，此时的后宫早已是她的天下，无人与之争锋，而我与她早已不死不休，我若是回宫必定与她争个你死我活，我不认为如今的我能斗得过她。”魏凝儿说到此眼中闪过一抹凄凉，“往常在宫中，我之所以能与她抗衡，便是因为皇上的宠爱，可如今……皇上的心中早已有了别人，文昊哥，我不能赌，不能赌皇上的心，一旦输了便再无活路，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永璋！”

“既然你已下定了决心，我也不再劝你，只是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往后，我留下来保护你们吧！”胡世杰沉吟片刻后低声道。

“不，文昊哥，我不能拖累你，这些年来，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。”魏凝儿猛地摇头。

“你与我之间还说什么拖累，文昊哥是不会让你受苦受罪的，无论是在宫里还是宫外！”胡世杰说到此定定地看着她，正色道，“真的决定一辈子不回宫了？”

“是！只要能看着永璋平安长大，我宁愿这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与他的存在！”只有魏凝儿才知道，孩子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。这四年来，她也曾恨过，也曾怨过，也曾因生活的艰辛渴望回到宫里，也曾无数个梦里梦到她回了宫，揭露了乌拉那拉氏所有的罪行，看着她喝下了皇帝赐的鸩酒，那将是多么大快人心的时刻。

但每每梦醒，看着身边的永瑄，她都会将心中的仇恨强压下去，日子一晃便是四年。如今得知叶文昊和鄂宁都平安无事，她心中的仇恨渐渐散了许多，也是这一刻才彻底打消了回宫的念头。

“凝儿……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我还有要事要处理，也需回宫向皇上复命，寻一个理由真正离开皇宫，最多不过三个月，我会回来找你和孩子，带你们离开这儿，找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！”胡世杰沉声道。

“嗯！”魏凝儿轻轻颌首，心里却想着趁着他离去后，带着孩子赶紧离开这个地方。

她不想拖累胡世杰，更不想连累他，魏凝儿知道，胡世杰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阿玛、额娘的大仇，她不想再拖累他了。

“不许趁着我走后带着孩子离开，我既然能找到你们一次，也会找到你们第二次，踏遍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找到你们！”胡世杰正色道。

“文昊哥，你放心吧！”魏凝儿叹了口气道。

送走了胡世杰，魏凝儿回到了屋里，却见永瑄已经躺在炕上睡着了，摸着孩子稚嫩的笑脸，魏凝儿叹了口气，只要有孩子在身边，她就安心了。

几日后，魏凝儿背着包袱，带着孩子雇了一辆马车离开了淳安县。

既然皇帝与胡世杰等人知道她在江南，那么，要避开他们，她唯有北上了，或许去京城也不错，虽然她不能回宫，不能再见到皇帝，起码那儿离他很近，可以知道他的事儿，可以知道公主与傅恒的事儿，也许，还可以偷偷去魏府看看额娘，这样，她也就满足了。

路上，一向康健的永瑄却大病了一场，魏凝儿不得不停下来，给孩子治病，等孩子养好了身子才继续上路，因担心银子不够用，魏凝儿连马车也不敢雇了，等她与孩子步行到了京城，已经是乾隆二十年四月。

用了大半年时间，她终于到了京城，这个她阔别了五年的地方。

“额娘，这就是京城吗？”看着人来人往、拥挤不堪的大街，永瑄轻轻摇晃着魏凝儿的手，眼中全是好奇。

“是，这就是京城！”魏凝儿停下脚步摸着他的小脸笑道。

“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阿玛了？额娘说了，阿玛在京城！”永瑄不禁有些雀跃了，虽然他还小，但是却记得魏凝儿曾经告诉他的话，他的阿玛在京城。

魏凝儿浑身一震，猛地怔住了，半晌才有些苦涩地说道：“永瑄，咱们刚来京城，不能去找你阿玛，等咱们找到住处再说吧！”

“好，额娘，我肚子饿了！”永瑄轻轻摇晃着她的手娇声道。

“嗯，额娘给你买馒头！”魏凝儿笑道。

“额娘，今天是我的生辰，可以不吃馒头吗？”永瑄似乎已经怕吃馒头了，自从与额娘离开家后，一路走来，他几乎每日吃馒头，吃得生厌了。

“是啊，我的永瑄五岁了，不知不觉，你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咱们今天不吃馒头，你瞧瞧，那边有一家面馆，额娘带你去吃你最爱吃的卤面！”魏凝儿说罢将他抱了起来，往路边走去。

“老板，来一碗卤面！”魏凝儿给儿子要了一碗面，然后陪着他坐了下来。

“额娘，这么大一碗面，我吃不完，咱们一人一半吧！”永瑄很聪明，见额娘只要了一碗面便知道额娘舍不得吃，只给他一个人吃。

魏凝儿看着他，眼眶微微泛红，儿子虽然还小，但是乖巧懂事，她不禁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尽力让儿子过上稍微好一些的日子。

“好……快吃吧！”魏凝儿含着泪轻轻摸着他的头笑道。

“额娘先吃！”永瑄却不肯动，轻轻拉着她的手笑道。

魏凝儿点了点头，正欲动筷子，却听一旁吃面的人对身边的几人说道：“听说了吗，保和殿大学士傅恒大人的小儿子前几日满周岁了，万岁爷亲自在宫里给办的抓周礼，赐了名！”那人说到此，声音压低了一些，“听说那孩子是大学士夫人与万岁爷的私生子，是正儿八经的皇子！”

“是啊，我有个表兄在宫里当差，这事已经在宫中闹得沸沸扬扬了……”

“岂止是宫中，北京城现如今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万岁爷给大臣的儿子办抓周礼，而且还赐了名，下旨养在宫中，那可是头一遭啊，只听过万岁爷收养女，可没听过收养子，指不定那孩子就是皇子，听说大学士的夫人美如天仙！”

“是啊，当初还是咱们满洲第一美人呢！”

魏凝儿听着四周的议论声，只觉得脑中嗡嗡作响，手里的筷子掉在了地上也未曾察觉。

“额娘，额娘您怎么了？”永瑄轻轻摇晃着她的手。

魏凝儿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，虽然她知道，百姓们的话不可信，但无风不起浪，而且她明白，皇帝即便对傅恒再好，也不会给傅恒的孩子亲自行抓周礼并赐名，还下旨养在宫中，这一切太异常了。

若研那么爱傅恒，她怎会和皇帝有染并生下孩子？魏凝儿不信，可……传闻大多不会空穴来风。

若研貌美，宫中嫔妃无人能及，难不成……皇帝真的看上了若研？

到底出了什么事？魏凝儿一时心乱如麻。

若那孩子真的是皇帝与若研的私生子，那傅恒往后该如何是好？只怕在朝中再也抬

不起头来，日日只能活在无尽的痛苦中，她绝不能让这一切发生，绝不能，那是她曾经的爱人、现在的哥哥啊，她不能让他这一生被毁了。

“永瑄，额娘带你去见外祖母！”魏凝儿猛地站起身来，拉着孩子便要走。

“额娘，面还没有吃，我肚子饿了！”永瑄小小的脸上满是渴望。

“额娘先给你买个馒头吃，去了外祖母家，你想吃什么都有！”魏凝儿一把抱起儿子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雇了一辆马车便往魏府去了。

到了魏府，魏凝儿依旧不敢走正门，而是去她额娘黄氏住的院子外的小门。

“额娘，外祖母就住在这里吗？”永瑄摇晃着魏凝儿的手问道。

“是！”魏凝儿轻轻点头，看着眼前甚为熟悉的地方，强忍住泪水轻轻敲了几下。

片刻后，门被打开了，一个小厮站在门口打量了他们一眼，才问道：“找谁？”

“魏修允！”这小厮很面生，应该是她入宫后才进府的下人，不认识她，魏凝儿微微松了一口气才低声道。

“找四少爷？”那小厮有些诧异地看着她，随即冷声道，“少爷不便见客！”随即就要关门。

魏凝儿心中不由得有些苦涩了，魏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人家，但如今好歹也算得上皇亲国戚，再不济也比从前好上许多，连看门的人都眼高于顶了，估摸着是看她和儿子的打扮很寒酸，所以轻看了他们吧。眼看门就要掩上了，魏凝儿上前一步推住了门，喝道：“慢着，去告诉魏修允，我是他姨母家的表妹。”

那小厮听她这么说，愣住了，片刻才道：“您等等，我这就去告诉四少爷！”随即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“额娘……”永瑄似乎饿得忍不住了，眼中满是委屈。

“永瑄乖，再等等！”魏凝儿摸着儿子的头，柔声笑道。

过了约莫一刻钟，门猛地被拉开了，一个熟悉的人影冲了出来，看见他，魏凝儿眼眶一热，掉下泪来：“哥！”

“凝儿……”魏修允猛地一怔，随即大喜，“我先前还纳闷儿，咱们额娘连姐妹都没有，我哪里来的表妹，竟然是你，你……你回来了！”

“哥，不要声张！”魏凝儿拉着他泣声道。

“好好好……”魏修允眼眶微微泛红，激动不已。

“永瑄，这是舅舅！”魏凝儿擦干眼泪对身边的永瑄说道。

“舅舅？”永瑄很是好奇地看着魏修允。

魏修允大惊，他看着魏凝儿，眼中满是骇然：“他……他是皇上的……”

“哥！”魏凝儿轻声喝住了他，随即低声道，“稍后再和你细说。我回来的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特别是大娘和大哥，你快带我去看看额娘。”